

□ 谢贺前

一袭毛衣暖清江

初夏时节,乘车沿着清水江秀丽江岸前行,来到剑河县柳山镇镇江村陡寨下寨,寻访这片浸润着红色温情的土地。

伫立在古驿道旁放眼望去,群山巍然如黛,古木繁茂葱茏。

我俯身轻抚“毛主席送毛衣原址”石碑,感悟这段暖心的历史故事,顺着青石台阶向上缓步而行,片刻便来到红军广场。广场上的巨型浮雕墙,镌刻着红军转战剑河、挺进苗岭的峥嵘往事。凝望满墙烽火图景,我心绪翻涌,那段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,仿佛近在眼前。

此前,我已从各类史料报道中了解相关事迹,也看过八十八岁苗族老人吴昌科的采访纪实。老人端坐纪念碑前,手抚石碑,眼含热泪追忆往事的模样,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1934年12月,中央红军通道转兵后挥师

挺进黔东南,长征队伍辗转进驻剑河。时值隆冬,“寒风卷地百草折”,连冷雨笼罩苗岭深山,凛冽山风砭骨。彼时毛泽东大病初愈,饱受疟疾侵扰,身上仅有贺子珍在瑞金为其编织的一件毛衣御寒。部队途经陡寨下寨古驿道休整时,偶遇陷入绝境的苗族贫苦妇女李老新与其幼子吴昌科。母子二人一年收成全被地主盘剥掠夺,家中长子又被强行抓壮丁,两人身着破烂单衣,饥寒交迫昏倒路旁,性命垂危。

“老人家,您醒醒!”毛泽东快步俯身轻声呼唤。得知母子二人的悲惨遭遇后,他心生恻隐,当即脱下尚留体温的贴身毛衣,又吩咐警卫员取出一条被单、一斗大米,队伍赠予二人。“我们是红军,是‘干人’的队伍,专为穷苦百姓谋活路!”朴实的话语穿透凛冽寒风,驱散了贫苦母子心中的绝望。这段动

人事事被陈云收录于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,成为长征路上见证军民鱼水情深的珍贵史料。

如今,“毛主席送毛衣”的故事已成村寨代代相传的红色家训,当地各中小学也以此为蓝本,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教育。2021年,镇江村被纳入全国第三批、全省第二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;2022年,入选贵州省“重走长征路·奋进新时代”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;2023年,被贵州长征干部学院授牌为剑河县委党校教学基地;2024年,获评全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。

2024年,镇江村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正式运营。截至目前,这里已陆续承接中央党校、广东省委党校、贵州省委党校、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及省内外企事业单位前来开展红色教育、党性教育培训,同时接待各地旅行团队,累计开办103班次,8900余人前来学习参观。

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这句诗正是镇江村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。往昔“地无三里平,人无三分银”的贫瘠苗寨,如今蝶变成产业兴旺、生态优良、百姓富足的红色美丽乡村。清水江沿岸景观公路直通村寨,行驶14公里便可接驳沪昆高速,昔日崎岖难行的古驿道,蜕变为便民富民的康庄大道。

当地大力发展秧李、枇杷、杨梅种植,以及稻田养鱼、中药材产业,苗族银饰刺绣、清水江生态渔业也稳步发展。依托挖掘打造的红色资源,村民们立足本土红色IP,打造春季李花、油菜花景观吸引游客,探索出“赏花—采摘—民宿—红色体验”完整产业链,不少闲置民居被改造成红色主题农家小院和民宿,乡亲们稳稳端起了“产业饭碗”和“旅游饭碗”。

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清水江滔滔奔流,带走漫漫岁月沧桑,却带不走代代赓续的红色记忆。如今的镇江陡寨,青山如故,碧水长流,旧日的穷苦磨难,早已化作乡民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。苗乡人民秉承长征精神,以勤劳实干深耕乡村振兴热土,让一件毛衣承载的温暖初心,在黔东南大地上绵延不息、薪火永续。

□ 罗举成

黔东南七秩发展有咏

黔东南咏

自古云山路险长,茅檐坡谷苦饥粮。年来车通道千城,日拓财源纳八方。村舍盈仓衣食足,笙歌迎岁岁时康。德安奶引登钱面,崖雀香炉展瑞祥。

吃

菜干干稀杂饭餐,朝昏两顿欠粮宽。躬耕野院肠贴胃,饿走晴郊步打圈。旧屋久空今谷溢,新醪时酿此年欢。珍蔬美味随时品,老友汪伦不落单。

穿

家织土布做男装,市买阴丹扮女郎。稻草编鞋劳作地,棉花履履走穿帮。今挑T恤消炎暑,明置绒袍御雪霜。老妪犹谈缠脚苦,贵妃后媚舞霓裳。

住

茅草遮穹罩土墙,隔年葺盖两头忙。作炊屋内油灯点,漏雨床前盆桶装。楼厦于今观吴野,玻璃从始始晴光。不忧老杜秋风苦,安乐人居福寿长。

行

下坎循坡路曲弯,出门不远几登山。涉河宽水木船渡,赴市长途脚板翻。往岁行遥招苦累,今朝坐驾享怡欢。随桥千须须史过,神速戴宗难比肩。

□ 龙小平

七律·感念乡邻赠路

久念家母忆旧房,故园修葺费思量。欲通阡陌酬邻谊,愿借芳尘筑路长。五百坦途承善诺,千家和气暖心肠。乡邻义重如山岳,留得仁风代代扬。

□ 李松伟

山乡藏岁月 烟火守初心

山乡藏岁月,烟火守初心。扎根榕江乡土数载,我从侗寨到苗乡,在奔波中沉淀成长,在村寨烟火中坚守为民初心。基层驻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,只有俯身深耕;没有浮华履历,只有扎根山野的质朴坚守。而火爆的“村超”,更为这平淡生活注入了滚烫热血。

我先与九藏侗寨结缘。那里青山环抱,清溪绕村,风雨桥卧波,古井滋养烟火。晨雾漫过田畴,侗歌萦绕寨巷,满眼都是治愈人心的山野诗意。可初来乍到的我,告别办公室规整模式,面对田间地头的琐碎,满心局促。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,只剩老人和孩子留守,乡亲们与新来的我,有着几分客套与疏离。

我沉下身子,走遍每一寸土地,走访了家常便饭,也是拉近距离,用真诚换取信任的最好方式。村里的罗汉果、百香果是主要收入来源,却因深山气候特殊,成熟期滞后,常常错过销售旺季。看着枝头硕果滞销、村民满脸焦虑,我感同身受,忧心如已。为守住群众的收成,我联动村乡两级多方发力:线上搞起直播宣传带货,让大山产品走出村寨;线下对接商超、集市,打通本地销路。白天躬身田间察看长势、排查隐患、宣讲政策,晚上村委会灯火长明,我伏案整理台账、琢磨发展规划,日复一日真诚付出,终于打动了淳朴的乡亲们。清晨入户,是热乎乎的问候和清甜的山泉;农忙时节,我与村民携手春耕秋收;鼓楼边、风雨桥上,老人常拉着我话家常、唱侗歌。经过实干苦干,荒坡变成了产业基地,泥泞小路硬化成通畅步道,闲置空地变身休闲小场地,村容寨貌焕然一新。在九藏的岁月里,我褪去青涩,读懂了担当:驻村从来不是单向帮扶,而是与乡土共生、与群众同行的双向奔赴。

初心不改,我又一次怀揣热忱奔赴空申苗寨。这里是“世界超短裙苗族之乡”,清溪穿寨,吊脚楼依山错落,苗乡文脉源远流长。但因地处深山、交通闭塞,民宿、文旅等业态发展缓慢。立足生态与民俗禀赋,我聚焦民俗传承、民宿提质、茶产业升级、文旅融合,乘着“村超”火爆出圈的东风,盘活本土资源,依托苗年、茅人节等特色IP策划引流活动,让深山苗寨走出大山、拥抱八方游客。组织芦笙舞、苗歌对唱、服饰巡游,让古老苗乡文化焕发新生。日常坚持入户走访,倾听诉求、调解矛盾、宣讲政策,带动村民发展生态采茶、古法制茶、民俗体验、采茶研学等,把文化和生态优势一点点变成富民产业。

“村超”的热血烟火,贯穿了我的整个驻村生涯。无论侗寨还是苗乡,每逢赛事周末,群山欢腾,村寨沸腾。平日面朝黄土的村民,化身绿茵场上的追风健儿;基层干部、返乡青年、普通群众齐聚赛场,肆意奔跑,挥洒热爱。赛场之上无分身份,唯有团结与热忱;赛场之外,芦笙悠扬,歌舞翩跹,美食飘香,八方游客慕名而来,各族群众同心同乐。无数个奔波疲惫的日夜,都在“村超”的热血欢腾中悄然治愈。我愈发懂得: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兴旺、村容整洁的外在蝶变,更是人心凝聚、文化鲜活、精神富足的内在升华。“村超”承载着榕江百姓团结奋进、向阳而生的风骨,是乡土最纯粹的温情,也是我扎根基层最珍贵的精神滋养。

数载驻村路,一生乡土情。从侗歌婉转到苗舞翩跹,从田间耕耘到文旅赋能,我在泥土芬芳中淬炼成长,在为民服务中坚守初心。往后,我依旧心怀滚烫、笃行不怠,扎根深山、深耕基层,以初心为炬,以实干为足,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接续耕耘,让青春在山野乡土间绽放温暖而坚定的光芒。

□ 赵荣晖

一路走来是幸福

建州七秩,踔厉前行,在曾“地无三尺平”的侗乡苗岭,不同时期的人,赶过各式各样的路。

涉水宿山上学路

前辈唐老,今年七十五岁,年前相遇,聊起他当年的上学之旅。他考取黎平初师时,没到15岁。开学,是大人送他去的。农历七月,乌下江的水不大不小,走大路绕八受浮桥(现乌勒大桥),安全,绕路多;从八里涉水,危险,但省时省力。父子俩决定冒险蹚水。一处缓而深,一处浅却涌。最终选浅而涌的河段,因为带着行李,过缓而深的地方,人是安全得多,东西就遭殃了。父亲说:“崽,我先过去,情况不对,就去喊人。”唐老说,后来才明白,这分明是交代后事……好在父亲安然回来。“水涌老火,我扛你过去。”父亲想让唐老骑在他脖子上,“你不会打湿,我脚下也稳。”唐老不愿意,父亲拗不过,接过唐老肩上的粽子口袋(一种用倒扇形布面缝合而成,装饰有丝线的敞口布袋),折了根树枝做拐杖,找了块长条石,说:“你扛这石头在肩上,才稳。”

结果,到了河中央,唐老还是一个脚底滑,顺水漂了出去。扑腾上岸,狼狈不堪,脚板底辣辣的,被划着了,怕父亲知道,赶紧穿了鞋,暗暗地疼。出发前,也曾设想赶马车去,可以从平寨过尚重,取道孟彦、罗里;也可走王寨过敦寨转黎平城——但这两条大路,都给人南辕北辙的感觉,无奈,还是过八里河。

春季开学,水还没涨,唐老父亲决心让他自己去。行前重点交代:和上回一样,去八开的远房亲戚家歇脚。

选在天宝日出发,走到天起雾色,到了果吉寨,八开已然在望。结果,果吉在“洗寨”,有人守寨,不准过人。寨人给唐老带了一小段路,到了一处,说,先右后左,就到八开了。结果,到处是岔路,唐老退回、重走,几次三番,怎么也走不通。天已经黑了,想返回去问守寨的人,也去不了。唐老就凭着感觉,摸黑往前走。

越走,蓬坡越大;而且,觉得身后总“沙沙”响;一站,声音没有了;一走,声音又来了。唐老害怕,不管三七二十一,朝前疾走。正绝望,忽然有一声牛叫,这牛哞,就像是亲人的呼唤,唐老立马在黑暗中,扯直线撕过去。上地坎,过田埂,爬草坡,踩烂田,终于摸到个牛棚。这个牛棚,没配小仓,没有临时吃住的物件;楼上,就几把稻草,在冷风里,瑟瑟的。但总算有了栖身之所。唐老从猫梯爬到牛棚楼上,用少少的稻草,整了窝,半蜷在窝里。身上是困倒了极点,但哪里睡得着。因为不时有“沙沙”声响起,他壮起胆子伸手一摸,明白了,“沙沙”声是缝在粽子口袋上的配布发出的,他一疾走,风一吹,就“沙沙”响;一停,就不响了。心下一安,他又听到了“咕咕”的声音,听了几下,才晓得是肚子发出来的——他已经无奈得连饿都感觉不到了。

唐老的粽子口袋,有几个粑粑,一小块肉,还有一小包白砂糖。唐老伸手去袋里摸,居然还摸到一小包黄豆。一闻,是炒过的,不禁惊喜异常,张口粑呀、豆呀糖呀的,吃了回人生中最美味的夜宵。唐老笑说:“小赵,下半夜我实在扛

不住冷,是翻进圈里,蜷在牛屁股后边睡的。”我拿不准唐老是开玩笑,还是真的。

追爬货车探亲路

“追爬货车探亲”事件,发生在长我几岁的杨兄身上。

自治州进入90年代,百业不断发展,县城到各个大镇,也逐步通汽车了。杨兄比自治州小十来岁,是从两年制的高考上大学的,一毕业就被分配在县城工作。

一天,杨兄接到口信,说是他母亲病危,务必回家一趟。口信传到时,已是五点多,快下班了。杨兄顺着马路往家赶,一边疾走,一边用眼睛耳朵往身后看、听。“呜——”来了,是辆“解放”牌汽车,拉着一车货。车过身边,杨兄一瞬都不犹豫,像在赛道上听到了发令枪,如野兽般猛地冲向车屁股扑去,一跃,就翻进车厢里。汽车跑了一段,停了。杨兄忙翻过车门,落到地上。

果然,司机过来了。杨兄忙哈腰倾身求情:“师傅,我娘病了……”司机不太耐烦,也不说什么“哪晓得你娘病不病”“怕你偷我车上的货”这些闲话,直截了当下令:“别上车!”然后转身上车启动出发。杨兄看着车子一启动,想都不想,一个助跑,跳起来抓住车门,又翻上去了。

车子开了没多久,又停下来了。这回司机不下车,只支开车门,伸着身子,对着车厢厢叫:“你下去。”杨兄自然听从命令。“往后退。”杨兄往后退。“退路边去。”杨兄退路边去。

自然,车子一走,他又拼命追上去……司机也和他较上了劲。有一次,车子停在一处马路又平又直的地方。司机一停车,杨兄就自觉往下跳。一看前面的路,他知道司机的意思了。车子启动,果然快了许多。杨兄别无选择,偏执地跟在车屁股后边,吸着汽车尾气,吸着扬起的灰尘,奋力地追赶着。近乎绝望时,汽车慢了下来,前面是陡坡。

杨兄又爬上去,司机到路平处,又停了——不知反复了多少回,终于赖到启蒙二村自己家门口。

杨兄出身武术世家,卧室里,有根顶门杠,楠竹的,一米六长,与他齐肩,杠里灌砂粒,摩挲得澄黄透亮。我笑,好奢侈的顶门杠——杨兄老爹听见,进来提了顶门杠,到院子里耍起来:上打雪花盖顶,下打古树盘根,左打岩鹰晒翅,右打鹞子翻身。杨兄从小学到大学,一直是体育健将,也只有他这身体,才敢跟汽车斗。

杨兄去年退休了,喜欢旅游。不知他在出租车、顺风车、地铁、高铁、飞机、轮船之间轮换的时候,有没有想起,他跟汽车较了40公里劲的往事。

三日访趟南京街

上前年正月初一,我要陪舅姥爷去南方定亲。日子是头天晚上才确定的,要在初三前,在铺屏县固本乡的一个小小山村,两天内赶到南京那边商谈订婚大事。舅姥爷查了全国人民出行状况,说:这两天过年,出门的人不多,没问题,初一去贵阳歇,次日飞南京。倒是从家里到县城,再到三穗这段,大年初一肯定还没客车。我打了个电话,跑车的朋友连说“恭喜”。

就这样,大年初一,我们一行人朝发乡村南河寨,暮宿省城贵阳市。第二天,在南京下飞机,转高铁达安徽省全椒县,打听到了女方家门口。

完成订婚礼仪式后,初四那天,只有岳母我俩回程。有两件事必须交代。其一:回程高铁经停南昌站时,一位乘务员拎着大包小包,挤到我座位前,示意要我接手。我还以为是她需要我帮忙,另一只手还想去帮她提别的物品。她说:“只有这个是你的。”原来舅姥爷怕我们吃不惯高铁上的餐食,特地在网上订了家乡饭菜送上来。

其二:我们到锦屏县城时,下午6点不到。去我家的路上,不断有熟人跟岳母打招呼:“今年新岁的,去哪里来?”岳母大着嗓门:“今早晨,从南京来!”

不同时期三出行,一路走来是幸福。



□ 吕定禄

端午祭

—— 2322年前的《天问》和公元2026年的“问天”

两千三百二十二载江水滔滔
汨罗的风,还在翻动古老的诘问
天地鸿蒙,日月星河,人世沧桑
屈子把万千疑惑,写进一纸长卷
一问,便是千年回响
那时的仰望,止于云霓之外
山海迷茫,苍穹藏着无尽谜章
笔尖叩问寰宇,心向清朗
一腔赤诚,随粽香漫过岁月河床
而今人间,再续“问天”的篇章
长箭刺破云海,星舟奔赴远方

□ 王世春

以人民为中心的乡土书写

—— 读姚瑶长篇报告文学《村超》

作为土生土长于“村超”发源地的榕江人,最喜欢莫过于看到宣传自己家乡、宣传“村超”的文学作品。

近日,姚瑶第二部“村字号”作品《村超》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,多家报刊媒体推介,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。

姚瑶先生的创作,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初心,把笔触伸向最鲜活的乡土大地和最朴素的人民群众,他“村字号”的文学书写,始终不改他对黔东南这片土地的赤诚与热爱,他深谙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根脉以及苗族、侗族等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精神追求,这种置身乡土地的独特视角,让《村超》摆脱了浮光掠影的表象书写,拥有了直抵人心的震撼力量。

这部作品,全部分上、中、下三部,以深沉的乡土情怀和纪实笔法,全景式记录了“村超”从民间自发赛事到全球瞩目文化现象的非凡历程,刻画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,是一部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力度的纪实佳作,也是一幅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。通读全篇,仿佛置身榕江“村超”绿茵赛场,耳畔是呐喊与欢歌,眼前是生机与希望,心中是对乡土中国、时代中国的深深共鸣与无限思考。

在《村超》中,没有空洞的口号与抽象的概念,只有一个个具象化的人物、真实的故事、鲜活的场景,将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凝于笔端。我们看到,绿茵场上奔跑的不是职业球员,而是种地的农民、经商的个体户、教书的老师、务工的返乡青年,他们脱下工装、放下农具,换上球衣就是奋勇拼搏的运动员;我们看到,赛场边欢呼的不是专业观众,而是乡村各族男女老少,老人拄着拐杖前来观赛,孩子抱着足球奔跑嬉戏,妇女们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,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生活的热爱;我们看到,“村超”的赛场没有奢华的设施,没有高额的奖金,却有着最纯粹的热爱、最浓厚的乡情、最团结的力量,一碗米酒、一份特色小吃、一曲侗族大歌,都成为赛事最生动的诠释。

作者以客观理性的笔触,梳理“村超”的前世今生,30位普通人物口述“村超”火爆的密码,这种扎根乡土的书写,让《村超》成为一部有着浓浓的烟火和泥土气息。

在《村超》的文字里,不同民族的球员同场竞技、相互尊重,不同民族的群众欢聚一堂、亲如一家,苗族的芦笙、侗族的大歌、各族的特色美食,在赛场边交相辉映,构成一幅各民族交往

昔日遥不可及的苍穹
如今成了步履所及的故乡
同样抬眼望向浩瀚穹苍
一脉风骨,穿越千年未曾相忘
古之天问,求索天地本源
今之问天,奔赴浩瀚星光
粽叶裹住岁月的念想
龙舟载着不灭的信仰
一古一今,两场仰望
在端午的风里,遥遥相撞
华夏的求索,永远向着更高的远方

清水江

刊头图

王晓梅摄

